

红旗飘飘

13



紅 旗 飄 飄

第13集

*

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 1/32 4 7/8印張

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00 定價0.36元



第 13 集

1959 年 10 月出版

目 次

跟毛主席上井冈山.....	上将 黄永胜	3
伟大的历程.....	少将 曹丹辉	19
——随毛主席从江西到陕北		
随从毛主席在陕北.....	贺清华	35
回忆往事.....	上将 杨至成	62
——少奇同志在中央苏区的片断		
少奇同志在淮北抗日敌后.....	上将 张爱萍	69
冲破天险乌江.....	上将 杨得志	82
南渡乌江.....	上将 萧 华	87
黑山阻击战.....	中将 梁兴初	92
上党大捷.....	中将 刘 忠	119
——记上党战役中的三八六旅		
转战江淮河汉.....	唐平铸	132
——刘、邓大军南征记		
连江透堡农民减租斗争的回忆.....	邓子恢	149



第 13 集

1959 年 10 月出版

目 次

跟毛主席上井冈山.....	上将 黄永胜	3
伟大的历程.....	少将 曹丹辉	19
——随毛主席从江西到陕北		
随从毛主席在陕北.....	贺清华	35
回忆往事.....	上将 杨至成	62
——少奇同志在中央苏区的片断		
少奇同志在淮北抗日敌后.....	上将 张爱萍	69
冲破天险乌江.....	上将 杨得志	82
南渡乌江.....	上将 萧 华	87
黑山阻击战.....	中將 梁兴初	92
上党大捷.....	中將 刘 忠	119
——記上党战役中的三八六旅		
轉战江淮河汉.....	唐平铸	132
——刘、邓大军南征記		
連江透堡农民减租斗争的回忆.....	邓子恢	149



跟毛主席上井冈山



上將 黃永勝

初見毛委員

南方的九月天气，万里无云，赤日当空，正是晌午时分，一支参加秋收起义失败下来的队伍疲憊不堪地在湖南浏阳山区里緩慢地行进着。沒有一絲风，地面热得象是要燃烧似的。每个人都走得唇焦口燥，两眼发花；身上背的东西，好象在不断地增加着重量；步子迈出去輕飘飘的，就象久病初癒的人，說不定一失脚就会倒在地上；才出一身汗，馬上又被太阳烤干了，慢慢地竟連汗也出不来了。尽管这样，大家还是默默地低着头喘着粗气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走呀，走呀，誰也不知道要走到什么地方去。

这支队伍就是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三个連和一部分农民自卫軍合編而成的工农革命軍第三团。当时我是这个部队九連的战士。一个多月来，連續紧张的暑天行軍，部队已經十分疲勞；这天上午，部队在向浏阳进攻的途中又于东門鎮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受到很大損失。撤出战斗之后，部队奉命向浏阳文家市集中。由于部队大部是新兵，既沒經過殘酷的战斗考驗，又缺乏足够的革命教育，初次受到这样的挫折，思想上和組織上混乱到了极点。失敗情緒籠罩着整个部队，大家都象沒娘的孩子似的，感到走投无路；有些人則在战斗失利之后，便趁乱开了小差。

当天下午，部队在一个山沟的小村子里宿营了。我們已經一天沒有吃东西了，經過一天的战斗和行軍之后，大家都餓得沒有一點精神，人坐下去就再也不想起来。由于人多村子小，竟弄不到够我們吃一頓的糧食。以后費了好大力气，我們班才买到一个紅皮

老南瓜煮着吃了。傍晚时分，有两个本连的湖北同乡还带着另外几个我不認識的同乡到班里找我。其中一个和我一起出来当兵的同县老乡，一見了我就大声問道：“黃永胜，你走不走呀？人家好多人都走了，我們也要走了，你和我們一起走吧！”

我訝异地問道：“你們上哪去呀？”

“哎呀，你怎么还糊涂着哪！当然是回家嘍。在这里打起仗来实在太危險了；即使不打仗，光行軍也把人拖死了，这份粮实在不能再吃了（那时人們都把当兵叫做“吃粮”），回家去随便干点甚么不比在这里强呀！”

当时我正在苦悶徬徨之中。过去，我把吃粮鬧革命看得十分簡單，但是現在，一个多月的苦难經歷告訴我，这份粮的确是不太容易吃的，說不定甚么时候就会送掉了自己的生命。那时候，象我这样一个刚从农村里出来不到半年的十九岁的孩子，对整个中国革命发展前途的認識，也并不是很明确的。但是，参加革命前后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对統治階級的仇恨心和純朴的报仇愿望以及革命軍队里那种自由生活，使我不愿离开自己的队伍。我向他們說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說：“回家怕也不是那么簡單吧？你們从革命队伍里跑了回去，那些土豪劣紳会輕易放过你們去嗎？在革命軍队里当兵吃粮固然很苦，很危險，可是回家去受財主們的欺压，难道就不苦不危險嗎？再說軍队里的生活总是比較自由些吧？我不愿意离开队伍，就是死也要和軍队死在一起；死不了就总有出头报仇的一天！”

我的話还没說完，他們便有点不耐煩了，七嘴八舌地說：“你爱走就和我們一起走，我們也是一番好意。你愿意留在这里我們也不管，你将来不要后悔就是！反正我們是說甚么也不在这里了！”

一些跑到革命队伍里来找个人出路的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和各式各样的不堅定分子，就是这样作了革命队伍里的逃兵。就連我們那位姓涂的連长，也在战斗失利的第二天不辞而別了。还有一些革命队伍里的敗类，竟連用来同敌人作战的枪枝也卖掉了。但是，这些投机分子和不堅定分子的离去，却并未使革命軍队解

体。大部分出身貧困有一定階級覺悟的工人、農民和有革命理想的知識分子，雖然在失敗情緒的影響下也異常苦悶，但都抱着與革命軍隊共存亡的決心留下來了。很显然，一個剛剛在精神和身體上獲得了自由的人，哪會回去再受土豪劣紳的壓榨，重過那奴隸牛馬般的生活呢！

大約是在東門戰鬥的第三天，我們到了文家市，這是一個比較大的鎮子。在文家市住了幾天之後，一個天氣晴朗的早晨，部隊忽然奉命在鎮子外面的一塊空地上集合。這時已過中秋，初升的艳阳照得人們暖洋洋的。但是，坐在地上的士兵們却一個個無精打彩，眉頭緊鎖，心頭象籠罩着一朵陰云。

“今後可該怎麼辦呢？”這是當時大家心中一個解不開的疙瘩。

在前來集合的隊伍中，我們發現了分別不久的一團的弟兄們。一團是由安源煤礦的工人武裝和萍鄉、醴陵的起義農民合編成的，他們是在進攻瀏陽城失敗後來到這裡的。看到這麼多部隊在這裡集合，大家都感到有點訝異，便紛紛地小聲議論開了：

“喂！今天好象又有甚么事情了！”

“是呀！是不是又要編隊（整編）了？”

“也可能又要打仗了吧？”

正當大家紛紛議論的當兒，一位負責于部開始整理隊伍，把前來集合的所有部隊整理成一個講話隊形。隊伍整理好了之後，他便大聲地對我們講道：“士兵弟兄們（那時都是這樣稱呼的）！等一會兒毛委員要向我们講話，大家要注意聽……。”

他的話一講完，剛平靜下來的部隊便又沸騰起來。我們這些新兵，只知道軍隊里有師長、團長、營長……，至於“委員”是個什么官？毛委員又是什么人？可就沒人了解了。大家你問我，我問你，誰都希望從別人那里得到解答，結果却是越問越不得要領，有人就說：“反正是個大官兒就是了！”

這時，只見遠處一個身材魁梧，大約三十多歲的中年人，在幾位部隊首長的陪同下，邁着穩重有力的步伐向着我們走來。他身穿一件舊藍布衫、腳穿草鞋、臉色晒得通紅，頭髮長長的，大概已有

好久沒有理發了，一望而知是經過長途辛勤跋涉的。我們心想，大概這就是要給我們講話的毛委員了。

當他走近部隊時，先前負責整理隊伍的那位首長向部隊發出响亮的“立正”口令，向他作了“報告”，他在回禮後便伸出兩手向大家擺了几下，滿臉笑容地對我們說：

“弟兄們，請坐下吧！”

他是那樣地親切、慈祥，只這一句話，就把我們說得心里暖烘烘的。

接着他就開始對我們講話了。他首先講我們是什麼樣的隊伍，為什麼要打仗和為誰打仗。他談到了蔣介石如何背叛了革命，正在大肆屠殺革命的工农群眾。他情緒激昂地號召我們：為了反抗敵人的血腥屠殺，繼續完成革命事業，我們必須堅決鬥爭到底！除此之外，再也沒有第二條活路。而要和反動派作鬥爭，就一定要有槍杆子，過去我們的失敗就是吃了沒有抓住槍杆子的虧。只要有了革命武裝，就甚么事都好辦了。但是建立一支堅強的革命軍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就要求我們隊伍里的每一個人都要有遠大的理想和不怕犧牲的精神。

毛委員講到這里，特別提高了嗓音說：現在我們打了敗仗，受了點挫折，這算不了甚么！常言道，勝敗是兵家常事，打了勝仗別大意，打了敗仗也別洩氣。何況我們並不孤立，我們的革命事業受到湘、鄂、贛和全國各地工农群眾的擁護，有這麼多人支援我們，我們還有甚么可畏難的！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有些人經受不住失敗的考驗，從革命隊伍中逃跑了，這也算不了什麼，他們早晚会後悔的。部隊里少了這些三心二意的人，只會更加鞏固。中國有句俗話說：“萬事起頭難”，要革命嘛，就不能怕困難。只要我們咬咬牙，把這一關挺過去，革命總有出頭的一天！

毛委員的話講得非常淺顯易懂，簡直就象和我們談家常。可是，這里面卻包含着多少豐富而深刻的革命真理啊！在他講話的時候，集合場上靜悄悄的，幾千只眼睛集中在他的身上，大家如飢似渴地傾聽着他的訓誨教導，部隊就象是久旱逢雨的禾苗，又恢復

了生机。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宏亮的声音，严肃而乐观的語調，紧紧地抓住了每个人的心。听講人們的面部表情随着他的講話而不断变化，时而紧张，时而平靜，时而憤恨，时而兴奋。他的話刚一結束，会場上頓時活跃起来。士兵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內心的欢乐和激动，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滿了笑容。这时太阳已經升到高空，艳丽的阳光把每个人的心里照得亮堂堂。毛委員的坚定意志和充沛的革命乐观精神，象一股暖流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上。我們都象是重新回到了母亲怀抱里的孩子，感到无比的溫暖和欢欣。

士兵們私下議論起来，都說：“毛委員真不简单！我們的心事他全知道，他的話句句都說在我們的心坎上！”

最后，大家都滿怀信心不約而同地发出了一个声音：“干！跟着毛委員干，怕甚么！”

毛委員到底是甚么人呢？以后去問排长，才知道他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員毛泽东同志。各路部队就是奉了他的指示才到文家市来会合的。

几天之后，毛委員便亲自帶領我們向湘贛边的井岡山地区前进。虽然途經萍乡瀘溪鎮时，又遭敌人袭击，受到較大的損失，再加上疲劳、給养不足和疾病的威胁，部队減員很大，到三湾改編时只剩下几百人；但是，經過毛委員在文家市的講話和行軍途中不断教育的結果，我們的意志越来越坚定，暫时的挫折并未动摇我們的信心。我們一直坚定不移地跟随着毛泽东同志前进。

遂川籌款

十月間，我們这支几經失敗連遭挫折的部队，跟随着毛泽东同志，經過了几百里的长途跋涉，进入了井岡山地区。这时部队已經改編为工农革命軍第一师，师下暫时只轄一个第一团。我在九連四班当班长。

进入井岡山地区以后，环境仍然很不安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和发动群众，部队曾有一段时间輾轉活动于湘贛边境地区，并曾一

度攻占过茶陵县城，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这时部队的物质生活条件仍然很差。大约是阳历年后的一天，毛委员集合部队讲话。他站在一个小土堆上，声音宏亮地说：弟兄们！我们又出发啦。这次出发可能又要打仗，估计大仗是没有的。革命军人当然不怕打仗。过去我们打过几次败仗，没有甚么了不起的，只要我们能够吸取打败仗的经验教训，就可以反败为胜。现在我们有一个极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以井冈山为中心，建立一个革命的家。我们闹革命，光是跑来跑去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个家，不然就很困难。有了这个家，就可以作为同敌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里练兵，发动群众；敌人来了，我们就靠这个家和敌人作战。我们以家为依托，不断向外发展，把我们四周的敌人一点一点地吃掉，赶走，我们的日子慢慢地就好过了。现在我们安家还有一些困难，吃的穿的都很缺乏。山那边有座遂川城，那里有很多土豪，他们有的是白洋、粮食，现在我们就要到遂川城去打土豪筹款筹粮，通过打土豪来发动群众，为我们安家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

毛委员接着又叮嘱我们说：土豪一定要打，可千万不能把一般老百姓也当成土豪，不能乱拿老百姓的一草一木，拿了老百姓的东西，他们就不高兴，就会疏远我们，这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是很大的。我们是工农群众的武装，一定要爱护贫苦工农群众，要求大家严守纪律！

讲话后，部队便出发了。

当天下午，我们进抵遂川城东北的大坑镇。驻守在这里的反动民团大约有二、三百人，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只一个猛冲，就把这支乌合之众的队伍冲得乱七八糟。镇子的西南面有条小河，河对岸是重迭的山巒，一部分敌人逃过河去妄想依托有利地形进行顽抗，我们那个连奉命渡河消灭抵抗的敌人。河水齐腰来深，这时正是严冬天气，一跳进水里冷得心里直打哆嗦。我们在火力的掩护下咬着牙迅速克服了这个天然障碍。胆怯的敌人，还没等我们上岸，胡乱放了一阵枪，便又唧哇乱叫地向着遂川城逃命去了。

我們一直把敵人追出了七、八里遠。有些敵人為了盡快地逃命，把槍枝彈藥和被服丟得到處都是。這次戰鬥的規模雖然很小，消滅的敵人也不太多，但對人們的鼓舞却是很大的。我們追擊敵人回來以後，渾身上下沒有一點干地方，冰冷的濕衣服沾在身上，實在不大好受，可是大家都高興得又說又笑。當天夜里我們就宿在大坑鎮。

在大坑戰鬥中還有這麼一個小插曲：在我們連接受向對河攻擊的命令時，營長伍中豪同志還答應在消滅敵人之後叫我們打一次“牙祭”（吃一頓好的）。戰鬥結束以後，可能是由於沒有繳獲到或從土豪那里籌到好吃的東西，開飯的時候又是象往常一樣的糙米飯、咸菜湯。領導上也沒進行解釋，於是有些愛講怪話的戰士就發牢騷似地說：“這叫甚么打牙祭呀！”雖然這樣，那頓晚飯卻比往常吃得更香甜。

大坑鎮是個不大的小鎮，鎮上有十幾家商鋪。我們班被分配住在一家中藥鋪里。鎮上的老百姓因為對我們軍隊不了解，可能又怕打仗，在我們到來時大部分人跑到別處去了。我們住的那家中藥鋪跑得一個人也沒有了，但店里的東西卻一點也沒帶走。這家藥鋪很小，只有前面一間鋪面和後面一間老板的寢室。我們班八個人，我同三個人住在后面的寢室里，其余的人就睡在外面的柜台上和地下。吃過晚飯以後，全班擦拭武器，擦拭完了我便逐個進行檢查。當我來到外屋走近柜台時，忽然聞到一股從未聞過的很濃的香氣。我便問這是什麼香味。班里一個年歲較大的士兵說這是冰片的香味，他并告訴我說這是一種很貴重的藥，治療爛瘡最有效。我懷著好奇心說：“這藥放在什麼地方？拿出來看看是甚么樣的東西！”

他們幾個人互相觀望了一下，還是那個年歲較大的士兵用手指了指藥櫃頂上的一只小藍瓷花瓶說：“就放在那個瓶子里。”

我把瓶子拿下來，對着燈光一看，里面什麼也沒有。我問：“冰片哪里去了呢？”

幾個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一個湖南湘鄉籍的士兵臉上，他遲疑

了一下，便對我說：“報告班長！是我拿了。”

“你爲甚麼要隨便拿人家的東西呢？毛委員在出發的時候對我們講的話你沒有聽見嗎？再說你拿了這點葯沒有用處嘛！”

“是呀！剛才我們也勸他不要拿，可是他不聽。”其他幾個人都和我不起批評那個士兵。在大家的批評之下，他終於承認了錯誤，把拿來的葯放回原處。

我們人民革命軍隊在初創時期就已經很注意群眾紀律了。

第二天一早，我們便向遂川城進軍。遂川城里的地主武裝，接受了昨天吃敗仗的教訓，大部分在我們到來之前就連夜逃走了。還有少數想留下來看看苗頭的敵人，一見我們來了，亂放了几槍之後也象驚弓之鳥似地逃得無影無蹤了。我們就大搖大擺地開進城里。在毛委員的親自領導下，部隊立即以連爲單位，在縣城和縣城周圍的墟鎮開始了打土豪和發動群眾的工作。我們連被派到遂川城附近的藻林鎮。這一帶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土豪劣紳也比較多。他們世代代騎在農民身上，殘酷地壓榨着農民群眾，过着荒淫無耻的生活。他們每一家都有一座富麗堂皇的“土豪窩”，從外面就可以估量出這個土豪勢力的大小、財產的多少和反動的程度。一些大土豪往往就是當地最反動的政權頭子。我們當然先找大的打。

我們連到達藻林鎮後，便分成了幾個組在鎮上和附近的各個村子進行宣傳活動和調查工作。沒過兩天，藻林鎮的大街小巷和四周的幾個村莊貼滿了花花綠綠的標語口號：“打倒反動派！”“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貪官污吏！”“我們是保衛窮人的工農革命軍！”“共產黨萬歲！”老百姓開始用懷疑和驚異的眼光遠遠地偷看我們，慢慢地三個五個跑到跟前來看標語，一面悄悄地議論着。這時我們便湊上去和他們攀談，進行宣傳教育。無聲的標語和戰士們的談話，慢慢地喚醒了群眾的覺悟，他們雖然對共產黨和工農革命軍還不十分了解，但這一點他們却看得十分清楚：這支軍隊不同於過去任何其他軍隊，他不幫助有錢人欺壓窮人，而是處處向着窮人。於是，他們由原來的冷冷落落、關門閉戶、躲躲閃閃的情況，變

为逐渐喜欢和敢于同我們接近了。在这中間，我們便搜集到了有关当地土豪的一些基本情况。在初步掌握一些材料之后，便正式展开了打土豪的工作。我們班被派到鎮子北面大約四、五里的一个村庄进行工作。这个村子里有一家大土豪。这家土豪有着一幢三进院的青砖大瓦房，房子四周是高大的院墙，大門口的門框上面挂着一块大金字匾，一望而知这是最有势力的所謂“乡紳”人家。當我們来到这个土豪家时，只見大門紧闭，敲了很久也沒有人应，我們只好从墙上爬了进去。院子里的各个房間全部上了鎖，把房門弄开以后，里面的富丽陈設仍很整齐，大概这家土豪是在我軍到来前仓惶逃走的。我們逐屋进行了检查，搜出了不少金銀手飾等貴重物品，都集中帶回上交；还有一些衣物用品也都集中一起封存起来，准备把这些土豪从农民手里搜刮来的东西再还給农民。在最后面院子的一間寢室里，我們还搜查出反动軍队里用的指揮刀、馬靴、武装带一类的东西。証明这个土豪家曾有人在反革命軍队里当过軍官。检查完了之后，我們又在大門口貼了一张布告，限令土豪在几天之內回来交出两千块大洋的罰款。

三、四天过去了，逃走的土豪一直不見回来，也不派人来交納罰款。我們知道，要想叫土豪迅速交出罰款，光靠貼布告是不行的，一定要把土豪本人或他的親屬捉回来。这就要求我們首先查明土豪和他家屬的下落。我們向群众进行調查，但老百姓害怕我們走后土豪进行报复，調查工作在头几天沒有一点进展。一天上午，我們又到土豪家去。在路上遇到一个穿得很襤褸的十二、三岁的放牛小孩子，他用好奇的眼光望着我們，我們趁机同他攀談起来，我問他为甚么要給土豪放牛呢？他說：“沒有办法呀！我家里还有一个母亲、一个姐姐，沒人干活，飯也吃不上，不給人家放牛怎么办！”这时我們便同他講些穷人要革命的道理和我們軍队的性質。他說他知道我們的队伍是好队伍，是向着穷人的。我問他：“那个大土豪家也有小孩子給他放牛嗎？”他說：“沒有，他們家雇了三个大人做长工。”我們又問：“怎么我們到土豪家去沒有看到他們呢？”他說：“你們来的时候他們很害怕，都跑回各人家去了。”从小

孩的口中我們得到了一個重要情況：那個土豪因為不放心家裏，經常打發幾個長工偷偷地跑回來探看情況向他報告。這樣，事情就好辦了，只要找到三個長工中的任何一個人，就可以打聽出土豪的下落來。

我們馬上把這情況報告連部。連黨代表羅榮桓同志指示我們立即分頭到三個長工家去，為了避免日後土豪對長工們進行迫害，可以用假逮捕的辦法把長工找來。當天下午，我們終於從靠山腳的一間小破茅草房裡找到了一個長工。大家吆吆喝喝地用繩子把他捆了押向連部，那個長工不知道事情多么嚴重，吓得臉色灰白。一到連部，羅黨代表立刻叫我們把繩子解下來，很親切地叫他坐下，告訴他不要怕，今天只是請他來隨便談談的。然後又問他吃飯了沒有？他說還沒有吃。羅黨代表便對我說：“四班長！你帶他到伙房裡搞點飯吃，告訴他們多炒一點菜！”這麼一來，倒把那個長工弄得越發糊塗了。吃過飯以後，羅黨代表又把他請到房子里，然後便象談家常似的和他談了起來。羅黨代表先問他家裡有幾口人，生活過得怎樣，甚么時候當的長工，土豪待他怎樣；慢慢地又和他講些革命道理，最後表示希望他能幫助工農革命軍做些事情。羅黨代表的話句句說在他的心坎上，他的疑慮和恐懼慢慢地打消了，特別是當他弄明白為甚么要把他綁了來，工農革命軍對他的安全問題竟考慮的那么周到時，他更深受感動，便毫不猶豫地把土豪本人和他全家藏匿的地方都說了出來。當天夜晚，羅黨代表便命令我帶着全班按照那個長工所指示的方向到萬藻林七、八里的一個小山村里去捉拿土豪本人和他的小老婆。這個老家伙狡猾地躲藏在一家佃戶的板樓上，以為這樣就可以騙過別人的耳目了。事情很不巧，我們剛一進村，忽然有幾只狗同時亂吠起來，土豪知道事情不妙，便利用夜色從村後逃走了。我們只在板樓的稻草堆裡搜出了吓得渾身發抖的土豪小老婆。

把土豪的小老婆帶回來以後，我們便告訴她放明白些，趕早設法把罰款如數交出來。但是，要想從統治階級手裡拿一文錢也不是容易事。土豪的小老婆見了我們總是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的，

說是实在拿不出錢來。那時我們還沒有同統治階級進行政治鬥爭和發動群眾的經驗，看看好說不行，只好用不繳款就要殺頭的話來吓唬她。最後，土豪打聽到不交錢是不行了，終於派人交出了一千多塊大洋。另外，在群眾的報告和土豪小老婆的招認之下，我們又從院子的夾牆里搜出几籬筐銅板、小銀毫和一部分現洋來。

我們把弄到的東西一部分分給群眾。起初，他們怕我們在這里待不久，土豪以後會對他們進行報復，所以不敢收，我們就在晚上挨家挨戶送上門去。以後我們又召開群眾大會，告訴他們窮人團結起來進行鬥爭的道理，並當場把東西分給他們。這樣，日子久了，他們的胆子就慢慢地大起來了。參加群眾大會的人，一次比一次多，許多過去最怕事的老年人和婦女，也都來開會了。通過打土豪的鬥爭，一方面解決了我們物質生活上的一些困難；而更重要的是，那些農村統治階級的威風被打掉了；那些歷來受盡壓迫、被統治階級所看不起的廣大農民，第一次看到了解放的曙光，有了初步的革命要求。到後來有些農民甚至敢挑着籬筐和我們一起去打土豪，幫着我們挑東西了。

要過旧曆年了，部隊都集中到城里過年。經毛委員批准，給我們每人發了五塊白洋和两套新的灰布軍裝。大家洗了澡、理了髮，換去了各式各樣破破爛爛的旧衣服，个个精神抖擻，笑逐顏開，人人都象是年輕了好几歲。

這個年過得很肥，殺雞宰豬，腊肉香腸、年糕米果，真是應有盡有。我們把許多吃的東西分送給貧苦的老百姓，他們也跟着工農革命軍過了一個快樂丰滿的旧曆年。

我們在遂川大約住了有一個月左右時間。由於工作的勝利，環境的安定，生活也有很大改善，部隊情緒非常高漲；加之部隊人員、裝備也得到了一些補充和加強，秋收起義後遺留下來的失敗情緒一掃而光。許多同志都說：“有了毛委員就有辦法！有了毛委員我們就能打勝仗！”

工農革命軍的勝利，使敵人大為震驚。不久，敵人就調集了強大的兵力企圖把我們圍歼在遂川城。為了避免在不利的情况下同

敌人交战，部队又奉毛委员的命令撤回了井冈山。在离开遂川的那天早晨，我们当众处决了十几个罪大恶极当地人民群众恨之入骨的大恶霸，老百姓莫不拍手称快，感谢工农革命军为他们作主除害。遂川的人民恋恋不舍地送走了我们，他们一再问道：“你们甚么时候还再来呀？”

宁冈大捷

工农革命军从遂川回到井冈山之后，便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下，进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各种工作，并利用短促时间抓紧进行了军事、政治训练，这就使部队不论在政治觉悟上和军事技术上都得到了进一步地提高。

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这支小小的革命武装非常恐慌，为了扼杀这支新生的革命力量，便在井冈山周围的县城、市镇和交通要道，派驻了大批军队。他们妄想用围困的办法，把工农革命军活活地困死。

在敌人进占遂川的同时，井冈山的北大门——宁冈县，也驻扎了敌朱培德部七十九团的一个营和反动民团共约六百多人。这一夥反革命武装的到来，给我军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我们的活动直接暴露在敌人面前，与山下群众的联系也遭到严重阻隔。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打开井冈山的斗争局面，毛委员决定坚决攻下宁冈城。

攻取宁冈城的任务交给了我们这个团（当时袁文才部队也编入了工农革命军）。这个团实际只有两个营（缺第二营）。战斗的前一天，部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动员工作，士兵们个个磨拳擦掌，信心百倍，都说：“这次可要好好地教训一下敌人，把憋在肚子里的气出一出！”有的人拍着手中的枪说：“这回一定要缴上几枝好枪，把这破家伙换一换！”领导上特别要求部队充分作好战斗准备工作；各级干部反复地进行了检查。我们把枪擦了又擦，刺刀磨得锃亮，还砍了许多竹子做攻城用的梯子。

为了使部队得到充分的休息，那天晚上早早地就熄灯了。可